

天堂边的地狱

万正

Tiantang Bian
Didi Yu



天堂边的地狱

Tiantang Bian
Diyu

万 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1号

责任编辑 张克炳

封面设计 王义钢

责任校对 李育智

天堂边的地狱

万 正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良渚印刷厂印刷

(杭州莫干山路良化站)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1 字数: 16万

1991年9月第 一 版

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700

•

ISBN 7-213-00693-2/G·151

定价: 2.65元

序

薛暮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杭州武林路一号的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今已拆除，新建为望湖宾馆），吉祥巷的浙江反省院（今东河坊街一号）和柴木巷的浙江省公安局拘留所（今方福弄十五号），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囚禁、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三处主要场所。

在历史风云瞬息万变的整个十年内战年代里，先后被囚禁在这三处的政治犯，就有一千五百多名。国民党反动派虐待、迫害这批政治犯，其手段之阴险毒辣、凶狠残暴，令人发指。仅壮烈牺牲在这三座监狱里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含代理省委书记）就有四名；英勇就义的各地党团组织领导人和重要骨干有一百余名；惨遭凌虐致死和被活活打死的就更多了。但是，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始终胸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十分艰难恶劣的特殊境遇中，秘密地组织了中国共产党狱中特别支部，采取了多种灵活的工作方法和斗争形式，来教育自己，激励士气，坚持革命，不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而教育和锻炼了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革命的后来人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乐章。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我，对朝夕相处的革命先烈、同窗难友和同志，无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万正同志早在五十年代著作的《狱中》（即收入本书的《天堂边的地狱》）这部中篇记实文学作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中进行奋斗的生动反映，当时受到全国广大读者普遍的欢迎，先后发行四百万册，给五十年代的许多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今，全国人民正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了有利于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重温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激励后人学习他们出生入死、舍己为人、前赴后继、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献身精神和铮铮铁骨、其志如钢、临危不惧、始终不渝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共同领悟创业之艰难，胜利来之不易的真谛，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作者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对《狱中》史实作了补正，并把《越狱记》及《红旗飘飘》杂志上发表的几个短篇一并收入《天堂边的地狱》，让它们重新跟读者见面。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特向大家推荐此书。

1990年5月10日

目 录

序 薛暮桥

天堂边的地狱 (1)

附 录： 1930年8月27日浙江陆军监狱中殉难烈士的简历
..... (68)

徐伟同志之死 (78)

李临光战斗的一生 (85)

邹子侃舍身救难友 (93)

黑夜里撒下的种子

——柔石、欧阳立安等同志就义前后 (102)

女党员黄励和看守张良诚 (111)

青年的榜样 抗日的先锋

——陈树谷同志殉难四十五周年祭 (118)

“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

——纪念严洪珠烈士 (135)

越 狱 记 (146)

编 后 (213)

天堂边的地狱

开头的 话

共产主义事业不朽的英雄尤利斯·伏契克在他不朽的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这样写着：

“……请求一件事：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善人和恶人，耐心地搜集那些为着自己和为着你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证据。现在要成为过去，人们谈论伟大时代和谈论创造历史的无名英雄的那一天一定要到来的。”在解放了的中国，这一天已经到来了。面对着今天美好的生活，回顾艰难创造这美好生活的历史，饮水思源，我们不得不耐心地搜集那些为着自己和为着我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证据，以便纪念他们和学习他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革命事业、忠于党的高贵品质，为完成烈士的遗志，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这篇作品是根据程大伟同志讲述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杭州陆军监狱等监狱中所亲身经历的斗争故事而写的。大革命失败后，浙江陆军监狱、浙江反省院和浙江公安局拘留所是国民党长期囚禁、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主要场所。据统计，从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先后被囚禁在这三处的政治犯共一千五百零五人，其中遇害的一百四十五人，四位省委书记和代理书记也牺牲于此。1929年下半年，徐英、裘古怀、徐迈进（即徐建

三)等省市党团组织负责人先后被关进浙江陆军监狱。年底,特别反省院中的数十名党员骨干也被相继移囚陆军监狱。经过秘密串联,1930年,狱中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徐迈进、裘古怀、邹子侃等为支部领导成员。1932年2月邹子侃等人牺牲后,王日清、寿丹庭、王文祥(即高子清)、章良道等又先后组成了第三届、第四届特别支部,坚持狱中斗争。

作品中所写的事迹,虽然还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在监狱斗争中的千万分之一的材料,但就这点材料来看,也足以说明党的伟大、正确和无数党员为人民事业英勇牺牲、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了。

被捕的晚上

1928年2月,我在浙江绍兴参加工人运动,被国民党绍兴县政府关进了拘留所。

半夜里,两个法警把我从拘留所里提出,带进了一间会客室。一进门就看见茶几上放着很多瓜子、桔子、蛋糕、香烟等。一个胖子坐在沙发上,他见我进去,像要站起来的样子,但又没有站起来,只把一双手伸了一伸说:“请坐!”我就不客气地坐了下去。我知道这里不是会客室,这里是战场。

“我姓李,”那胖子说,“我是这里的县长,请你来谈谈。”接着他又指了指茶点说:“现在10点多了,你可能饿了,请用一些点心。”

“我不饿,要谈什么就谈吧!”我说。

“那么抽一支烟。”他说着递过一支烟来。

“我不会。”

“真的不会?会抽就不要客气。今天我以私人名义找你来

谈谈，不要害怕，也不要拘束。我对犯人一向是很好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喜欢交朋友。共产党的人都是很有学问的，你说是不是？”

“不知道。”

那胖子显然有点不耐烦了，但仍故作镇定，说：

“请问你贵姓、大名？年龄多少？住在什么地方？”

“我叫程大伟，今年二十一岁，住在螺县。”

“以前做什么的？文化程度呢？”

“以前是纱厂工人，上过两年私塾。”

“只上过两年私塾？真了不起。”他抽了一口烟，又问：

“你是纱厂工会的负责人，你不带着大家好好做工，要罢工做什么？”

“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活不下去！”

“怎么活不下去？难道厂方没有发工钱吗？”

“工钱只有二角五分钱一天，够什么用！饭吃不饱，工作天天加重，两个人的活，硬要一个人干，星期六还要强迫多做三个钟头的工。稍不如意，非打即骂，还要罚工钱。我们也是人啊！又不是畜生。”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阴谋捣乱呢？我们国民党也是为工人啊！”那胖子摆了摆头，直了直脖子，两只眼睛一直盯着我。

“我没有加入共产党。”

“不要怕，老实地告诉我，我会帮助你想法子的。年纪轻轻的，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要安分守己。”

“我不是共产党。我又没有犯什么法。”

“是不是共产党，我早知道了，你说出来，你是哪一个支部的？一共有多少党员？领导人是哪一个？住在什么地方？另

外，有一个叫何仁德的人，你可认识？他现在在哪里？你说出来，我马上可以释放你；你要做事的话，我还可以帮你找事做。”

他提到何仁德时，我不禁吃了一惊，他是怎么知道何仁德的？前两天何仁德还和我在一起开会呢。

“我不知道这些事，你要我怎么说呢？”

“知道的，我晓得你知道的，你只要说出一个你的领导人，他住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释放你。”

“我说过几遍了，不知道，不知道，你叫我怎么说呢？难道要我编一套吗？”我一面说着，一面站起来了。

那胖子略现惊慌，怕有什么不测，喊了一声：“勤务兵，把他带出去！”

第二天，他们用汽车将我解到杭州，拘禁在国民党省政府的拘留所里。

党在教育我

一天，我倚在板壁上，正要朦胧入睡，忽然听到隔壁有一个人在敲板壁。

“喂！阿哥！阿哥！”

“什么事？”

“你吃什么官司来的？”

“他们说我是共产党。”

“那么你是不是呢？”

我感到他问得很冒失。我说：“不是的。”

下午，两人又谈起来了。先谈各人的历史，以后又谈到时局和对时局的看法。在谈话中，我感到对方是一个很诚恳、很

热情的人，所以没过两天，我们就成了很知己的朋友。有一次，他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落在他们手中吗？”我说：“没有。”他就鼓励我说：“没有证据，那你什么也不要承认。他们可能用各种刑法拷打你，到那时你要经得起考验。一个革命战士，不论在战场上、在法庭上，都应该是勇敢顽强的。”以后他又说：“我们要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列宁坐牢时，还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向敌人斗争，为革命工作。”

当时我感动地说：“我一定坚持斗争，为革命工作！”

从那时起，我编好了一套口供。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还朗诵了狱中同志创作的一首诗给我听，以后他又一句一句地教我，所以我现在还背得出来。那首诗是这样的：

狱中生活，赛过“皇后”；

喝水吃饭，不用开口。

窗外的明月，是我们的伴侣，

墙上的麻雀，放开歌喉，

唧唧喳喳地唱个不休，

也为我们说自由。

为人民幸福，为革命永久，

我们宁愿坐在牢监里头，

决不向敌人低下高贵的头。

在敌人的法庭上

这是一所宽敞的厅堂，上面坐着一个穿黑大马褂的法官，
旁边坐着两个书记，两旁站着十来个身强力壮的法警，一律穿

着黑衣、黑裤，戴黑帽，帽上还围着一圈白边。

高高的案桌后面，三双眼睛死死地盯住我，但我却傲然地看着他们。那法官照例地问了一番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以后，接着就问：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哪一个支部的？领导人是谁？同党有多少？住在什么地方？那个共产党绍兴县委书记何仁德，你可认识？”

我还是同过去一样地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

“不要狡赖，你要晓得这里是省政府，这是特别法庭……不老实说的话，有王法！”

他接连又问了几句，都没有结果，最后发急了，说：“你到底说不说？——不说，回头后悔就迟了。”我一言不发。那法官狠狠地把手一扬，向法警使了一个眼色，于是七八个人就把我推下去了。

我来到一间不大不小的砖墙屋，屋内放着许多似识非识的东西，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摆在地下，乱七八糟地摆着。一个满脸横肉、两眼鼓起的法警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老老实实说了吧！你看，这是老虎凳，那是杠子，这是辣椒水，那炉子里烧的是火筷，还有牛筋皮鞭、脑箍、刺手指头的铁针……看你还年轻，识相点，老老实实说了就没事，省得我们动手。”对他这种威吓，我一点也不感到恐惧。他见我沒有动静，又说：

“唉！我是一片好心相劝，听不听在你。”

另一个说：“快说呀！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叫我说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煽动工人暴动？”

“谁说我煽动工人暴动？有什么证据？”

“好家伙，你倒问起我来了，我看你又是一个强头子，不做不成事。”他两眼一翻，脚一顿，喊了一声“来！”三个暴徒就如狼似虎地把我按在又粗又大的凳子上缚着，同时把我的两腿并起，在膝盖处用大麻绳绑着。我毫无办法，只得听任他们摆布，心里只是想着隔壁那位同志对我说的话，我一定要经得起残酷的考验。

“你到底是不是？”

“不是！”

“妈的，不打不成招，给我动手！”于是第一块砖头塞进我的脚下来了。接着第二块、第三块……塞到第五块砖头时，我的小腿骨好像就要断了，浑身发热，眼睛发黑，眼前飞舞着许多火星……

我昏过去了。

在我感到头上有一阵凉气的时候，我慢慢地苏醒过来，发觉自己躺在地上，头上、胸部、屁股又凉又湿。睁眼一看，这批杀人从不眨眼的屠夫，板着面孔正站在我身边，有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空面盆。

“你说，到底是不是共产党？那个姓何的到哪里去了？好好地说！”

我对这群豺狼已无话可讲，只闭着眼，摇了一下头，表示反抗。

一个法警跑到炉子边，抽出一根烧红的火筷，在我面前一晃，我感到脸上一阵火热，眼泪给熏出来了。

“你晓得这家伙的厉害吗？趁早说了吧！”

我心想，只要有一点点动摇，敌人就会钻空子的。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死了算了，你拿一颗子弹打死我吧！”

“哼！不会这样便宜你的，你不说，就把你活活地折磨死。”

这时我已下了决心，准备交出自己的生命，保卫党的利益，决不做一点点亏心事。我又振作起精神说：“你们这样做，外面人知道后，一定不饶你们！”

一个法警猛力地打了我一个耳光，对另外两个法警说：“给他尝尝火筷的滋味，看他的骨头有多硬。”接着那两个人便过来按住我，说话的那个人把冷了的一根火筷仍插入火炉，拿起另一根烧红的火筷跑到我跟前，好像还怕我失去最后机会似地说：

“到底说不说？”

我想猛力地踢他一脚，但两只脚都抬不起来，只好闭上眼睛，一句话也不说。那家伙弯下身去，拉起我的裤脚管，猛地向我大腿上一插，只听得“嗤”的一声——好像对面的墙壁连同屋顶一下子都压下来了。我透不过一口气，又昏过去了。

一连两天我都不省人事，到第三天才醒过来，吃了小半碗饭。这时隔壁那位同志又鼓励我了，他说：

“同志，你很有种，你已经胜利了！只要我们英勇顽强，坚持到底，敌人是毫无办法的。”

在浙江陆军监狱里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起这人间天堂的杭州，人们往往就会想到那苏堤、白堤上一株杨柳夹一株桃树的西子湖。这个西子湖，真是美丽极了。几千亩大的湖面，像一面明亮的镜子，湖中有湖心亭，有三潭印月，有花港观鱼。湖旁有岳庙，岳飞、岳云、牛皋、张宪的塑像庄严威武地坐在上面；院子里，秦桧、王氏、张浚、万俟卨四个汉奸的铁人，永远跪在岳飞像前，受到万人的唾弃。然而就在这被人目为人间仙境的西

子湖畔，耸立着一座人间地狱——浙江陆军监狱。

监狱四周是二里多宽的空地，四面是两丈多高的围墙。里面是品字形的甲、乙、丙三个大监，当中有一过道间是看守岗位，叫监视厅。我被关在丙监。

丙监是从东到西的长条形房子，南北是一个一个的笼子，都有木门。正中是一条弄堂，每天吃过饭放笼子，就在这里散步。笼子门上，有一个递水递饭的水饭洞（也叫监视洞）。每个笼子关九个人，横的睡三个，直的睡六个，像装在木箱里的咸鱼一样，挤得动也不能动。大小便处在这里面的一个房角上，有一个马桶散放着恶臭，马桶旁边放着一张低矮的小桌，上面放了两个木头面盆和九副碗筷。笼子的正面有一个铁窗。

我一进笼子，大家就围着问：“你是为什么被抓进来的？”我拿出一张判决书，许多人抢着读起来：

程犯大伟，系共产党员，在审讯期间，异常狡黠，坚不吐实，本庭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零六个月。

“又是根据紧急治罪法，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他妈的，他们的紧急日子在后头呢！”

其中有一个人看到我满裤是血迹，不声不响地扶我坐下，帮我卷起了裤脚，用盐水把我的伤口洗了洗，又用裹伤药、棉花、纱布给我包扎伤口。

我们这个笼子的九个人中，六个是政治犯（指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替我裹伤的那人叫王屏周，被捕前是中共永嘉县委书记，他原是医生。其他五人是：倪福根，浙西的一个县委书记，裘古怀，浙东的一个县委书记，据说是从贺龙部队回来

的；叶乐天，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李临光，中共杭州市委秘书；我。此外，胡长荣、林子杰、张令三人都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小差被抓进来的士兵。王屏周、裘古怀被判无期徒刑；李临光被判死刑，正在上诉中；其余的人被判五年、八年、十年或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纪念广州起义

12月11日，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纪念日。为了检阅监狱中的革命力量，鼓舞战友们的斗志，监狱里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决定在这一天好好地纪念一下。倪福根同志为这事忙了好几天。

那天清晨，监狱旁边造币厂的汽笛一响，全牢的政治犯都站立起来，大家面对着铁窗立正，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纪念广州起义！”“学习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接着用严肃、宏亮的声音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歌声像沸腾的狂流，冲破了宁静的早晨。那些还在睡觉的卫兵、看守、看守长惊慌失措，急忙从床上跳下，钮扣还没有扣好，拿着枪就跑来。全连卫兵都集合在铁门外，用枪对准每一个笼子，典狱长嘶哑着喉咙喊：

“不准唱！不准唱！再唱就杀你们的头！”

可是，他的叫嚣像一只苍蝇的声音，一下就被歌声淹没了。歌声越唱越宏亮：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是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每个人都挺起胸膛，尽情地歌唱着，歌声在笼子顶上不断地回旋，好像大家渴望已久的新世界就要诞生了。

唱完了歌，一个同志不慌不忙地带着几分幽默对典狱长说：“没事，对不起，打搅你们了，今天是我们做‘礼拜’。”卫兵们在门外又停了二十分钟，看看没有动静，才回去了。

那天大家还以笼子为单位，开小型纪念会。倪福根同志在我们的笼子里主持开会，他说：“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光辉的榜样，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我们要纪念先烈，就要组织起来！”接着他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无产阶级领导，对资产阶级不能有任何幻想。最后他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解释土地革命的正确性和组织革命武装的必要性等等。

这一次对自己力量的检阅，更加强了我们胜利的信心。我们发觉，一年来由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党在群众中生了根。倪福根说：他进来时，监狱内政治犯和普通犯之间还有一道鸿沟。那时，普通犯大都不相信共产党能为人类谋幸福，他们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如今他们开始相信我们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明白了共产党员是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为了大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